三才廣志

廣志卷之八百九十九

御宴

要語

需卦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酒食宴樂

詩王燕則諸侯

雜志宮酒以黄帕封故謂之黄封酒

周禮合宴以賢序賓　賓由主擇宴以礼也

宴有好貨殞有陪鼎贈貨如鼎折以餘歉也入有郊勞迎於郊也

出有贈賄送以貨也禮之至也　宴以示慈惠

慈惠以布政謂折俎所食也定王享士會殽烝見享門注

武子私問其政見享門注

王宴有折俎折解前折升之於俎物貨可食所以示慈惠

詩鹿鳴宴群臣嘉賓也

古今事實

鎬京之宴

武王詩魚在在藻有頒其首王在在鎬豈樂飲酒

鹿鳴之宴

成王詩鹿鳴燕羣臣嘉賓也

湛露之宴

成王詩湛露天子燕諸侯也

雒陽宮之宴

高帝置酒雒陽宮上曰通諸侯將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何高起王陵對曰云云上曰張良蕭何韓信三者皆人傑吾能用之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

用此所以為我禽也羣臣悅服

未央宮之宴

九年淮南王梁王趙王楚王朝未央宮置酒前殿上奉玉巵為太上皇壽曰始大人常以臣亡賴不能治產不如仲力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殿上羣臣皆稱万歲大笑為樂

沛宮之宴

十二年　破布还沛留置酒沛宮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教之歌酒酣上擊筑自歌曰大風起兮白雲飛揚威加海內兮歸故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令兒皆和習之上乃起舞慷慨傷懷泣數行謂沛父兄曰游子悲故鄉吾雖都關中万歲之

後吾魂魄猶思沛其以沛為朕湯沐邑

長樂宮之宴

高帝悉去秦儀法為簡易羣臣飲爭功醉或妄呼拔劍擊柱叔孫通與弟子共起朝儀為緜蕞野外習之會長樂宮成諸侯羣臣朝廼令羣臣肄習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輙引去竟朝置酒无敢讙譁失禮者帝曰吾乃今日知皇帝之貴也

賦詩奪錦

唐武后遊龍門命羣臣賦詩先成者賜錦袍左定東方虬詩先成設拜賜坐未安宋之問詩復成文理兼美左右莫不稱善乃就奪錦

袍衣之其詞曰宿雨霽妖氛流雲度城闕

雨中錫宴

太祖大宴雨暴　上不悅趙普奏曰外面百姓正望雨官家大宴何妨只是損得些陳設濕得些樂官衣裳但令雨中作雜劇更可笑此時雨難得百姓快活時正好飲酒宴樂太祖大喜宣令雨中作樂宣勸滿飲盡歡而罷

賜宴問酒價

真宗皇帝嘗曲宴羣臣於太清樓君臣惟笑无間忽問鄽活尤住者何處中貴人以實價對之上遽問近臣曰唐酒價幾何無能對者惟丁晉公奏曰唐酒每斗三百上曰安知丁曰臣嘗讀杜甫詩速來相就飲一斗恰有三

百青銅錢是知一斗三百上太喜曰甫詩可為一時之史

誤食釣餌

仁宗朝王安石之門諾一日賞花釣魚宴內侍各以金楪或釣餌藥置几上安石食之盡明日謂宰輔曰王安石詐人也使誤食釣餌一粒則止矣食之盡不情也

賜酒別醉

冦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關苛留之畏謹者其懼李宗諤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後為修宮賜恩顧漸深一日召至玉宸殿賜酒宗諤堅辭以醉且云日暮上令中使附耳語云此中不須從門扉下出

伶人識賦酒

賞花釣魚賦詩往往宿製天聖中永興軍進山水石因命賦山水石歌出於不意多荒惡者中坐優人入戲各執紙筆若吟詠狀一人忽仆於石上曰數日來作賞花釣魚詩准備應制却被這石頭擦倒明日降出詩令中書銓定内鄙惡者與外任

賜酒

要語

周禮賜須酒正掌酒之賜酒皆有法以行之

禮記賜爵君若賜之酒即越席而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受虛爵

古今事實

秩酒

凡有秩酒者以書投之

酺五獻

趙武靈王行賞大赦置酒酺五獻也世家

酺三日

漢文帝賜酺三日

聚會飲食

漢律三人以上無故飲酒罰金四兩故以賜

酺為惠澤令得會聚飲食

賜天酺下

宋初號令猶有漢唐之遺風大中祥符元年

天書降東都酺五日天下三日

飲而遣

五代漢常思任上黨五　唯務聚斂未嘗與賓佐燕會有從事求見思恕曰必是未擕酒也命典客斂而遣之出續世說

古今事實

漢賜民酺

漢文帝　酺三日賜民得聚會飲酒

召客謝病

卓王孫為具召臨邛　上吉及司馬長卿令既至日中司馬長卿謝病不能臨　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揖如不已而強往一坐盡傾

約幾不至

灌夫字仲孺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　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

延肯幸臨況魏其侯竇嬰夫安敢以服為解蚡許諾天以語嬰嬰與夫人益市牛酒夜洒埽張具至日中不蚡不來夫延嬰自往迎蚡蚡特前戲夫殊无意往夫至門分尚卧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延嬰往卒飲至夜極驩而云

投轄留賓

陳遵字孟公嗜酒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閉門取客轄投井中倘有急不得去嘗有部刺史奏事過遵候遵沾醉入見遵母叩　白當對有期會毋乃令從後閤出去遵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時列侯有與遵同姓字者每至人閤曰陳孟公坐中莫不震動既至而非

因號其曰人陳驚坐云

歌驪駒

王　為昌邑王師王以淫乱式繫獄以減死論後除博士式徵来衣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人何宜復充礼官既至令止　中會諸大夫共持酒肉劳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為魯詩宗至江公著孝經悦心嫉式謂歌吹諸生曰歌驪駒　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今日諸君為主人日尚早未可也江翁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禮江翁曰何狗曲也式恥之陽醉遏叐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本不欲来諸生強勸我竟為豎子所辱遂謝免歸

坐客常滿

後漢孔融為太中大夫職閒賔客日盈其門歎曰坐上客常滿杯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與蔡邕素　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邕融每酒酣引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佯醉取恕

吳虞翻孫權歡宴之末自起行酒伏地佯醉不持權去翻起坐權大怒手劍欲擊之大司農劉基救解乃免

召鄒延枝

梁王不悅遊於兎園乃置旨酒命賔友召鄒生延枚叟

坐無車公

車徹喜於賞會當時每有盛集而徹不在皆曰坐無車公不樂謝安游集之日輒開𨕖待之

能飲為所賞

何充字次道能飲酒雅為刘恢所賞每云見次道飲令人欲傾家釀言其溫克也

擲面而去

王衍曰嘗宴集為族人所怒舉𣲖擲其面衍初無言引王導共載而去然心不能平在車中攬鏡自照謂導曰爾看吾目光乃在牛背上矣

酒少不及

王戎與阮籍飲時兖州刺史刘昶字公榮在

坐以酒少不及昶昶無恨色戎異之他日問
籍曰彼何如人曰勝公榮則可不與飲若减
公榮則不敢不共飲惟公榮可不與飲

罰行酒者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王愷
愷使美人行酒以客飲不盡輙殺之酒至導
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傲然
不視導素不能飲恐行酒者得罪遂勉強盡
觴導還歎曰處仲　當　心懷剛忍

飲行觴者

陰鏗爲湘東王參軍與賓友宴飲見行觴者
因回酒炙授之坐客皆笑鏗曰吾儕終日酣
酒而執爵者不知其味非人情也及侯景乱

鯉爲賊徐或救之得免鯉問之乃前行觴者

炙執炙者

顧榮與同僚飲宴見執炙者狀貌不凡有欲炙之色榮割炙啗之坐者問其故榮曰豈有終日執之而不知其味者乎及趙王倫篡位以榮爲長史倫敗榮被執將誅而執炙者爲督率救之得免

至晚無佳設

羊曼拜丹陽尹客來早者並得佳設日宴漸罄不復及精隨客早晚不問貴賤羊固拜臨海竟日皆美供雖晚至亦獲盛饌時論以固之豐華不如曼之真率

回頭避妖

齊王琨性謹慎顏師伯豪貴設女樂要琨傳酒行炙皆命妓傳行每至琨令至牀上回面避之然後取畢又如此坐上皆笑

不飲而好賓

梁倖侶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醒醉

不飲而好觀醉

後周長孫澄雖不飲酒好觀人酬醉常恐坐客請歸敕中厨別進異饌

會十万緡

郭子儀入朝上命元載王縉魚朝恩等互置酒於其第一會之費十万緡

非會公不飲

段秀實非公會不飲

不飲爲惡客

元結以不飲者爲惡客

把酒相歡

裴度字中立治第集賢里野服蕭散與白居易劉禹錫爲文把酒窮晝夜相歡不聞人間事

鋪花爲裀

愼與親交宴花圃中聚落花鋪坐曰吾自有花裀何消具

笏擊姦臣

顔少連裴延令橫无敢忤言者嘗與少連會田鎬第酒酣少挺笏曰段秀實笏擊賊臣

令吾勿將擊姦臣奮且前元交直在坐勸解之

費錦纏頭

開元中富人王元寶嘗會賓客明日親交問之曰昨來高會有談元寶不文視屋良

誤以醞

唐

唐李景略嘗宴僚佐行酒者誤以醞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

儉不二美

抑玭曰高侍郎兄弟二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美畿夕食　葡匏而已

必來獵酒

五代漢高思在上黨五年惟務聚斂未嘗與賓佐燕會有從事求見思怒曰必是來獵酒地命典客飲而遣之

不可屈致

仁宗朝李都尉喜延士大夫盡聲色之樂一時館閣清流无不往者韓魏公最年少獨未嘗造焉李數召而公數以事辭人有　之者公曰固欲往但未有名耳公處之不失和李莫能致怨可時諸公亦不以為介也

先呈樂語

文潞公丑洛伊川時為判監一日府會四客伊川公見任故赴　客次見樂人未呈樂語

并詩詞先生訶之曰不須呈看何故如此樂人曰昨日得太師鈞旨明日請程侍講詞曲並要嚴謹依礼法故先來呈

息從卒喧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廨舍夜久不罷從卒輙折馬廐爲之薪不可禁過軍校白之座客栗股公曰天實寒可折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從卒氣阻无以爲变

閉閣苛留

寇準在中書多召兩制就第飲宴必閉閣苛留之畏慎者甚懼孝宗謂嘗於門扉下竊出得馬而走

不能強之飲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爲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爲使時號清嚴一日羣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賞之公奉酒以勸光素不飲酒亦強飲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強也光以此知其不屈

布衣與執政燕

蘇明允至和間來京師既爲歐陽文忠所知其名翕然韓忠獻諸公皆待以上客嘗遇重陽忠獻置酒私第惟文忠與一二執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參其間都人以爲異礼

作真率會

范忠宣公純仁判留臺時一時耆舊多在洛公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真率會

脫粟一飲酒數行過從不間一日洛中諺以
爲勝事

昔儉今奢

温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
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
栗棗柹肴止於脯醢菜羮器用　當時士
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礼勤物薄而
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内法果非遠方珍
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
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
爲鄙吝故不隨俗奢靡者鮮矣嗟乎風俗頽
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酒澆磊隗

王遜問王忱阮籍何如司馬相如忱曰阮籍胷中磊隗故須澆之言同相如惟有酒異

葛巾漉酒

陶潛逢酒熟取頭上葛巾漉之畢還復着之

口惟宜酒飲

謝朏為吳興與弟淪於征虜渚送別朏指淪曰口此中惟宜飲酒

仙浴酒甕

張閒光嘗與母及弟出遊獨留嫗守舍俄有道士敝衣冠疥癬被體直入裸浴酒甕中嫗不能拒既暮出遊歸渴甚聞酒芳烈亟就盎中飲嫗心惡道士不敢白而但不飲居數日閒光與母弟拔宅而去此事與葛洪神仙傳

李八百事略同

醉人見誣

郭朏有才李而輕脫夜出為醉人所誣太守

罰飲

燕飲

要語夫黍家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爲君子之飲酒也一爵而色灑如也二爵而敬貌二爵而言言斯和敬貌三爵而油油以退悅敬貌禮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鄉會公侯燕饗皆

姐不躲薦大飲之禮不肬屐而即序者謂之禮跣而上坐者謂之安能飲者飲之不能飲者已謂之醧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故君子可以宴可以醧不可以酒厚其渠飲烹羊酒煑斗酒自勞酒後耳熱仰天拊缶今

夕正可談風月重客至侯授館致飱

夢華錄

駕幸臨水殿觀爭標錫宴

駕先幸池之臨水錫燕群臣殿前出水棚排立儀衛近殿水中橫列四綵舟上有諸軍百戲如大旗獅豹棹刀蠻牌神鬼雜劇之類又列兩船皆樂部又有一小船上結小綵樓下有三小門如傀儡棚正對水中樂船上參軍色進致語樂作綵棚中門開出小木偶人小船子上有一白衣人垂釣後有小童舉棹划船遼遶數回作語樂作釣出活小魚一枚又作樂小船入棚繼有木偶築毬舞旋之類亦各念致語唱和樂作而已謂之水傀儡又有兩畫船上立鞦韆船尾百

戲人上竿左右軍院虞候監教鼓笛相和又一人上蹴鞦韆將平架筋斗擲身入水謂之水鞦韆水戲呈畢百戲樂船並各鳴鑼鼓動樂舞旗與水傀儡船分兩壁退去有小龍船二十隻上有緋衣軍士各五十餘人各設旗鼓銅鑼船頭有一軍校舞旗招引乃虎翼指揮兵級也又有虎頭船十隻上有一錦衣人執小旗立船頭上餘皆著青衣短長頂頭巾齊舞棹乃百姓卸在行人也又有飛魚船二隻綵畫間金最為金巧上有雜綵戲衫五十餘人間列雜色小旗緋傘左右招舞鳴小鑼鼓鐃鐸之類又有鰍魚船二隻止容二人撐划乃獨木為之人皆進花石朱　所進諸小船競詣奥屋牽拽大龍船出詣

水殿其小龍船爭先團轉翔舞迎導于前其虎頭船以繩牽引龍舟大龍船約長三四十丈闊三四丈頭尾鱗鬣皆雕鏤金飾楻版皆退光兩邊列十閣子充閤分歇泊中設御座龍水屏風楻板到底深數尺底上密排銕鑄銀樣如卓面大者壓重庶不欹側也上有層樓臺觀檻曲安設御座龍頭上人舞旗左右水棚排列六槳宛若飛騰至水殿艤之一邊水殿前至仙橋預以紅旗插於水中標識地分遠近所謂小龍船列於水殿前東西相向虎頭飛魚等船布在其後如兩陣之勢須臾水殿前水棚上一軍校以紅旗招之龍船各鳴鑼鼓出陣划棹旋轉共為圓陣謂之旋羅水殿前又以旗招之其船分為

二各圖陣謂之海眼又以旗招之　隊船相交互謂之交頭又以旗招之則諸船皆列五殿之事面對水殿排成行列則有一小船一軍校執一竿上掛以錦綵銀盌之類謂之標竿插在近殿水中又見旗招之則　行舟鳴鼓並進捷者得標則山呼拜舞並虎頭船之類各三次争標而止其小船復引大龍船入奥屋内矣

酣飲

要語賔之初筵溫溫其恭其味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仙仙賔既醉止載号載呶乱我籩豆屢舞僛僛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側弁之俄屢舞傞傞賔筵醉者隳車雖疾不死被得全於酒酒若是况全於天乎昔之飲酒有揖讓而酬酢百拜以爲礼者有叫號屢舞如沸如美以爲極者有裸裎袒裼以爲達者有資絲竹金石之樂以爲和者有以教促鈄逃兩爲密者

楊雄酒箴酒客難法度之士譬之於物曰子猶瓶矣觀瓶之居居井之眉處高臨深動常近危

酒醪不入口藏水滿懷不得左右常於纆徽一旦叀礙為甍所轠身提黃泉骨肉為泥自用如此不如鴟 鴟夷滑稽腹如大壺盡日盛酒人復借酤常為國器託於屬車出入兩宮經營公家繇是言之酒何過乎見陳遵傳

王充能飲辦文公飲酒千鍾孔子百觚聖人肯腹小大與人均等若飲千鍾宜食百牛能飲百觚則能食十羊使文王身如防風孔子身如長狄文王孔子率禮之人重譽後世豈千鍾百觚耶紂車行酒騎行炙二十日為一夜按紂以酒為池因謂車行酒以肉為林因為騎行炙耳或是覆酒滂沱於池因以為池釀酒為糟因為丘懸肉以林因言肉林耳論衡

晉蔡謨賛晉自武帝酒色无度王公貴人競以
酒色相侈而王愷石崇尤甚愷使美人行勸客
飲不尽輙殺美人崇常夜飲諸少年酒裴綽秉
醉竊卧崇妾中明旦裴家遣車迎綽綽上車馳
請曰吾弟酒狂海内足知足下飲以狂藥而又
責之礼耶崇方慕楷欲交之亦憚其辞乃止其
後渡江諸君家往往尤襲故能紀瞻為尚書置
酒請王導委觀妓瞻爱妾能歌新声左僕射謨
軍周顗秉酒於衆中挑之而不得有司劾顗荒
酒失儀元帝特詔宥為是時在位盖不以酒酗
為貶如此蔡謨獨好礼自勅嘗諸丞相導導方
作伎設床席謨不悦而去導亦不留客也謨曾
孫廓廓子興宗仍以好礼自勅述於朝雖時謡

暴不敢稍侵妹人稱其家風

刘伶酒德頌有大人先生以天地為一朝万期為須臾日月為扃牖八荒為庭除居无轍迹行无室廬幕天席地縱意所如止則操巵执觚動則挈榼提壺惟酒是務焉知其餘有貴介公子搢紳処士聞吾風声議其所以乃奮袂攘襟怒自切齒陳說礼法是非鋒起先生於是方捧罌槽御王數醪奮　箕路枕麴籍糟无思无慮其樂陶　然而醉恍爾而醒静聽不聞雷霆之声熟視不見　之刑不覺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俯觀万物擾擾焉若江海之載浮洋二豪待側焉如蜾蠃之與螟蛉

由居易酒切讚晉建威將軍刘伯倫嗜酒有酒

德頌傳於世唐太子賓客白樂天亦嗜酒作酒功讚以継之其詞曰

麥麴之英米泉之　作合為酒孚和產靈孚和者何濁醪一樽霜天雪夜變寒為溫產靈者何清醑一酌離人遷客轉憂為樂納諸喉舌之內淳淳泄泄醍醐沆瀣沃諸心胸之中熙熙融融膏澤和風百慮齊息時乃之德万緣皆空時乃之功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且飲

醉鄉日月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清其思也醉得宜唱宣其和也醉將離宜擊鉢壯其神也醉女人宜謹節奏章　畏其侮也醉俊人宜益觥盂加旗幟助其烈也醉

接冝暑貧其清也醉水冝秋泛其爽也北皆審
其冝以其反此則失徹之人也

醉鄉記醉之鄉去中國不知其幾千里也其土
曠然无涯无丘陵阪險其氣和平一揆无晦朔
寒暑其俗大同无邑居歌落其人甚靖无愛憎
喜怒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其寢于于其行徐徐
鳥獸魚鱉雜処不知有舟車器械之爾昔者黄
帝氏嘗獲游其都帰而杳然喪其天下以為結
繩之政已薄矣降及尭舜作為千鍾百壺之飲
因姑射神人以假道蓋至其边鄙終身太平禹
湯立法礼繁樂雜数十代與醉鄉隔其臣義和
弃甲子而逃冀臻其鄉失路而道夭故天下遂
不寧至乎　孫桀紂怒而昇其糟丘階級千仞

南向而望辛不見醉鄉武王得志于世乃命公旦立酒人氏之職典司五齊拓土七千里僅與醉鄉達爲三十年刑措不用下逮幽厲迄乎秦漢中國喪亂遂與醉鄉絶而臣下之愛道者往往至焉既嗣宗陶淵明等十數人並游於醉鄉沒身不返死葬其壤中國以爲酒仙云嗟乎醉鄉氏之俗豈古華胥氏之國乎何以莫淳寂也如是余將游焉故爲之記

送王含秀才序吾少時讀醉鄉記私怪隱居者無所累於世而猶有是言豈誠旨於味耶又讀阮籍陶潛詩然後乃知彼雖偃蹇不欲與世接然猶未能平其心或爲事物是非相感發於是有託而逃焉者也若顏氏之操瓢與簞曾參歌

声若出金石彼得聖人而師之没没每若不可及其於外也固不暇尚何麯糵之託而皆宜之逃耶吾又以為悲醉鄉之徒不遇也建中初天子嗣位有意正觀開元之丕績在朝廷之臣爭言事當此時醉鄉之後世又以直廢吾既悲醉鄉之文詞而又嘉良臣之烈思識其子孫令子之來見我也无所挾吾猶張之況文與行不失其世守渾然端且厚惜乎吾力不能振之而其言不見信於世也於是行姑与之飲酒

書東皐子傳後予飲酒終日不過五合天下之不能飲无在予下者然喜人飲酒見客奉盃徐引則予胷中為之浩浩焉落落焉酣適之味乃過於各閑居未嘗一日無客客至未嘗不置酒

天下之好飲亦無在予上者常以謂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无憂我則无是二者矣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釀酒勞己以為人何也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為之体輕飲者困於酒吾為之酣適蓋專以自為也東皋子待詔門下省日給酒三升其弟靜問曰待詔樂乎曰待詔何所樂但美醞三升殊可戀耳今嶺南法不禁酒予既得自釀酒用米一斛得酒六斗而南雄廣惠循梅五太守間復以酒遺予略計其所獲殆過於東皋子矣然東皋子自謂五斗先生則日給三升救口不暇安能及客乎君

予者乃日有二升五合入野人道士徙中矢東皐子与仲長子光游好養性服食預刻死日自爲墓誌子盖交其人於子載或庶幾焉

飲酒說陶潛云但恐多謬誤君當恕醉人此未醉時說也若已醉何暇憂誤哉然世人言醉時是醒時語此最名言張安道飲酒初不言盞數與劉潛石曼卿飲但言當飲幾日而已歐公盛年能飲百盞然常爲安道所困聖俞亦能百許盞然醉輒高叉手而語弥温謹此亦知所不足而勉之非善飲者善飲者淡然与平時无少異后僕者又何其甚飲一盞而醉醉味与飲君何異亦無所羨耳

羲和湎淫廢時亂日　胤往征

以酒為池

紂好酒淫樂戲於沙丘以酒為　以肉為

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

千鍾百榼

昔平君與子高飲強子高酒曰昔有遺諺

堯舜千鍾孔子百觚子路嗑嗑尚飲百榼古

之賢聖無不能飲也吾子何辭焉子高曰以

子所聞聖賢以道德兼人未聞以飲也平原

君曰即如先生言則此言　生子高曰生於

嗜酒者盖其勸勵之辭非　然也

孫皓每饗宴无不竟日坐席无能否率以七

升為惿維不悉入口皆澆灌取尽常攉素酒
飲不過二升初見礼異時常為裁減或密賜
茶茗以當酒至捨寵衰更見逼強輙以為罪
又捨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毀發

針驗醉醒

刘表設大計捨於端客有酒輙以劍之驗醉
醒也

酒五百斛

吴鄭泉字文渊嗜酒每云願得美酒蒲五百
斛船以四時甘脆置两頭反覆飲之憊即住
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

時中聖人

徐邈字景山仕魏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

飲沉醉趙達問以曹事邈曰中聖人達白之太祖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者為聖人濁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後文帝幸許昌問邈曰頗復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叔罰於飲酒臣嗜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中之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得酒中趣

孟嘉好酣飲愈多不亂桓温問嘉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嘉曰公未得酒中趣耳

得一老兵

謝奕嘗逼桓温飲温走入南康主門避之主曰君若无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弈遂携酒就行事引温一兵師共飲曰失一老兵得一

老兵亦何所恠温不之責

刘伶酣醉

刘伶縱酒或脫衣裸形見屋中人見譏之伶曰我以天地為諫字屋室為禪衣諸君何為入我禪中常乘鹿車携一瓶酒使人荷臿而

畢卓甕間

畢卓為吏部郎比舍郎釀熟卓夜至甕間盜飲為掌酒者所縛旦視之乃畢吏部遂引卓入宴於甕則致醉而去嘗謂人曰給酒滿數百斛四時甘味置兩頭左手持蟹螯右手持酒盃拍浮酒船中便泥了一生矣

倒着白接羅

山簡字季倫為荊州騎出馬陽池大醉而歸

人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䍦

居喪飲酒

阮籍曹毋憂在晉文王座進酒肉司隸何曾亦在坐曰明公方以孝理天下而阮籍以重哀顯於公座飲酒食肉宜流之海外以正風教文王曰嗣宗毀頓如此君不能共憂之且有疾而飲酒食肉固喪礼也籍飲噉不輟神色自若步兵校尉缺厨中有貯酒數百斛藉乃求為步兵

騎馬似乘船

阮咸醉騎馬歌傾人皆指而笑曰箇老子騎馬如乘船行波浪中

羣豕共飲

諸阮皆能飲酒咸至宗人間共集不復用杯觴斟酌以大盆盛酒圍坐相向更飲時有羣豕來飲其酒咸直接去其上便共飲之

窺狗竇大叫

光逸字孟祖為胡毋輔之所器屬輔之與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酣飲已累日逸將排戶入守者不聽逸便於戶外脫衣露頂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驚曰他人决不能爾必我孟祖也遽呼入遂與飲不捨晝夜時人謂之八達

客飲齊胷

晉周顗在北時能飲酒一石及過江雖日醉每稱元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欣然出二石

酒共飲各大醉及顗醒使視客已腐脅而死也

墮幘

更歆字子嵩於東海三越生頹然醉墮幘几上

飲人狂藥

長水校尉孫季舒嘗與石崇酣燕慢傲過度崇欲表免之裴楷聞之謂崇曰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礼不亦乖乎

醉不廢事

孔顗為江夏内史性便酒每醉輙弥日不醒居常貧罄未嘗關懷為府長史典籤諸事不呼前不敢前不令去不敢去雖醉日居多而一

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一月二十九日醒

也

夫妻嗜酒

沈文季出為吳興太守文季飲酒至五斗妻

王氏飲亦至三斗常對食竟日而視事不廢

玉山頽

嵇康醉倒如玉山之將頽

道間酣飲

袁粲為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問道過

一士大夫便呼與飲酣明日此人謂彼知類

到門下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相要耳竟

不與相見

歆諸將醇酒

晉羊祜鎮荆州每與吳人交兵尅日方戰不為掩襲之計諸將欲進譎詐之策者輙以醇酒使不得言

不如一盃酒

張翰任心自樂不求當世或謂之曰卿乃可縱適一時獨不為身後名耶答曰使我有身後名不如耶時一杯酒時人貴其曠達

被髮裸弔

晉王忱字元達坦之子也性耆酒一飲連月不醉每日三日不飲便覺精神不相親婦父常有慘忱乘醉弔之婦父慟哭忱與餘人連臂被髮裸而見入繞之三匝而出

酒泉太守

晋有羌人姚馥字世芳充廐圉每醉中好言三者與亡之事當云九酒之水不足以漬麴蘗八藪之木不足以為薪蒸七澤之麋不足以充庖俎言渇於酒羣輩呼為渇羌武帝授以朝歌　馥願且為　圉時賜以酒以樂餘年帝曰朝歌紂之舊都地有酒池故便老羌不復呼渇固辭仙酒泉太守地有清池其味若酒馥乘醉拜受為

劇飲不乱

華歆能劇飲至石餘常整其衣冠號曰華獨坐

将老糟丘

陳暄耆酒兄子秀致書於　暄友與以　諷諫暄

聞與秀書曰吾有　餘年汝以飲酒為非吾以不飲為過若周伯仁渡　唯三日醒吾不以為少鄭康成一飲三百盃吾以不為多又曰江　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吾生平所願身没之後題吾墓曰陳故酒徒陳君之神道又云何水部服不識盃當吾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速營糟丘吾將老為

醉調

頽宋延之以醉調何尚之尚之望見便陽眠延之發簾熟視曰朽木難彫尚之謂左右曰

北人醉甚可畏

唯宜飲酒

梁謝朏在齊爲吳興守弟瀹爲尚書於征虜渚送朏朏指瀹口曰北中唯宜飲酒故瀹以長酣爲事

騶卒對飲

謝幾卿爲宋尚書左丞嘗預游苑宴不得醉酒致醉及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脫衣換酒與車前騶卒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處之自若

裸飲遺溺

梁謝幾卿爲尚書左丞於省閤裸飲又醉小遺下霤令史爲南司所彈幾卿亦不介意

明日對飲

來謝譓不妄交接有時酌日入吾室者但有清風對吾飲者惟當明月

大樂有大苦

北齊王紘字師羅為領左右都督文宣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紘曰亦有大若帝曰何若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国破是謂大若帝默然

夜分決事

崔咸累遷陝虢觀察使日與賓客僚屬痛飲未嘗醒夜分決事裁部精明無一毫差吏称為神

醉中召見

李白自太白有詔供奉翰林白與酒徒醉于市帝坐沉香亭意有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不已醉左右以水　四嘗侍帝醉使高力士脫靴力士素貴恥之

自誌醉死

唐傳弈病未嘗問醫忽酣臥蹶然曰吾死矣乎即自誌曰傳弈青山白雲人也

劉帕罢遷主客員外郎數過交家飲噱為帝執誼所陰劾貶處州參軍

三月可戀

王續其飲至三斗不乱人有以酒邀者無貴賤輒住着五斗先生傳武德中詔徵以揚州六合縣丞侍詔門下省時省官例日給良醞三

升君弟名靜為武皇千牛謂曰待詔可樂否
君曰吾待詔祿俸殊為蕭瑟但良醞三升
差可戀耳待詔江國公君之故人也聞之曰
三升良醞未足以絆王先生判日給王待詔
一斗時人號為斗酒斈士貞觀中以家貧赴
選時太樂有府吏焦革家善醞酒冠絕當時
君苦求為太樂丞選司以非士職不授君再
三請曰此中有深意且士庶清濁天下所安
不聞莊周避漆園老聃恥柱下卒授馬數月
而焦革死妻袁氏時送美酒歲餘袁又死君
歎曰天乃不令吾飽美酒遂掛冠歸由自是
大樂丞為清流君葛巾聯牛躬耕東皐號東
皐子

鴻臚孔郡好飲酒王丞相詩云郷植飲酒不見酒家覆餅布日月久則糜爛郡曰公不見糟中肉乃更堪久

曼卿豪飲

石曼卿喜豪飲與布衣刘潜為友嘗倅海陵潜訪之劇飲中夜酒欲竭有醋斗餘乃傾入酒中併飲之明日酒醋俱盡每與客痛飲露髮跣足著械而坐謂之囚飲坐木杪謂之巢飲以藁束之引首出飲復就束謂之鱉飲

以妻間生

賓卞與王汞年接熟卞知深州汞年為監押遂至通家既而卞在京師汞年汞監金耀門

書庫下為干提奉監司楊繪繪遂之既相
覩驩亦年嘗置酒延下繪於私室出其妻間
生妻以左右手掬酒飲下繪謂之白玉連花
杯其褻狎如此

呼入與飲

光逸字孟祖為　毋輔之所器屬輔之與謝
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彝阮孚散髮裸袒閉室
酣飲已累日逸　排戶入守者　聽逸便於
戶外脫衣露項於狗竇中窺之而大叫輔之
驚曰他人決不能爾必孟祖也遽呼入遂與
飲不捨晝夜時人為之八達

小遺不害

梁謝幾卿為尚書左丞於省閣裸飲及醉小

遺下雲令史為南司彈幾卿亦不介意

濡首

有孚于飲濡其首

酣身

其後嗣至酣身出無速

伐德

既醉止威儀怭怭　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　是曰是曰既醉不知其郵并側之　屢舞傞傞既醉而出并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出詩

酣舞

敢有酣舞于宮酣歌于室

醉宮

彼昏不知壹醉日富

湎淫

羲知湎淫廢時乱日

沈酗

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底遂陳于上用沈酗于酒用乱敗厥德于下微子一 泰誓

一鼓西歠

殷紂為酒池糟丘一鼓而牛歠者三千人

一石亦醉

淳于髡臣一斗亦醉一石亦醉滑稽傳

醉嘔車中

丙吉為丞相御史醉嘔其中吉不責出本傳

盜飲甕中

畢卓為吏部郎鄰舍郎釀酒熟卓醉後夜至甕下盜飲之掌酒者縛之明旦乃畢吏部

二石共飲

周顗在朝能飲一石及過江每稱無對偶有舊對從北來顗出二石酒共飲各醉及顗醒客已腐脅死矣

則弁

則弁之俄

墮車

醉人墮車雖病不死其骨節與人同其犯難與人異莊子

耿雲醉

陳遵與客飲投轄井中取其害醉

不敢醉

刘寛字文饒拎上前被酒睡上曰太尉醉邪

對田臣不敢醉但憂心如醉也

弔婦父

王晲元達恃才縱酒婦父有惨恍乘醉弔之

婦父慟哭　賓客連臂被髮裸身而入繞之

三匝而出

中聖人

徐邈字景山仕魏為尚書郎時禁酒而邈私

飲况欣趙達問以曹事曰中聖人達曰之太

祖怒鮮于輔進曰醉客謂酒清者為聖人濁

者為賢人邈偶醉言耳後文帝幸許昌問邈

曰　復中聖人否邈曰昔子反斃於穀陽御
叔罰於欣酒臣嘗同二子不能自懲時復之
帝大笑曰名不虛立

以醉死
傳奕自誌曰奕青中山雲人也以醉死北

道樞醉詞
獨孤用晦為中丞相御史李道樞醉詞用晦
用晦劾不度下除司議郎

居易醉吟
白居易自號醉吟先生為之傳

以水頮面
李白有詔供奉翰林白與欣徒醉於市帝坐
沉香亭意有感欲得白為樂章召入而白已

醉左右以水頮面以頭濡墨

張旭蘇州人耆酒每大醉呼叫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旣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也世呼神顛

人觀醉瑞

唐德宗播遷人多乏食無讓酒者後京師稍寧有一人醉裴覩以醉人為詳瑞

人放醉粧

後蜀王衍後宮皆戴金蓮花冠酒酣免冠其髻鬢然更施朱粉號醉粧國中人皆放之

解醒具

李嗣業入朝賜酒玄宗前醉舞帝寵之賜綵

百金四五十物銭十萬曰為觧醒具

聚酒積麯

子產有兄曰公孫朝好酒朝之室也聚酒千鍾積麯成封糟漿之氣逆於人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手

㓕燭牽衣

平原君夜飲燭㓕客牽美衣人美人絶其纓

窟室夜飲

鄭伯有耆酒為窟室壑谷夜飲而繫鍾為子晢所焚

未卜其夜

桓公樂飲以火繼之敬仲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

進熱歠

趙襄子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酣樂進熱歠

能飲一石

威王問淳于髡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旁御史在後恐懼俯伏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奉觴上壽不過二斗若朋友交遊久不相見卒然相睹歡然道故私情相飲可五六斗若乃 閭之會男女離生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此可飲八斗日暮酒闌合尊促席男女同席舄履交錯堂上燭滅主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此當之時髡心最歡

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乱樂極則悲以諷諫焉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

日飲無飲

漢爰盎遷吳相盎兄子種謂曰吳王驕日久国多奸今絲欲刻治彼不上書告君則利劒刺君矣南方卑濕絲能日飲亡何說王毋反而已如此幸得脫盎用其計吳王厚遇盎

吏舍歌呼

蕭何為相擇郡国吏謹厚者即召除為丞相吏吏言女深欲務声名輒斥去之曰夜飲酒卿大夫以下吏乃賓客見參不事事來者皆欲有言至者參輒飲以醉酒度之欲有言復欲酒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相舍

後園近吏舍吏舍日飲歌呼從吏患之無如
何迺請參子窋為中大夫惠帝怪參不治事
謂窋曰女歸試從容問乃父曰君為相國日
飲無所請事何以憂天下窋歸而諫參參怒
而笞之至朝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高帝與何
定天下法令既明具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
而勿失不可亦乎帝曰善君休矣

灌夫罵座

漢田蚡為丞相娶燕王女為夫人詔宗室列
侯皆往賀魏其侯竇嬰欲與灌夫俱夫謝曰
夫數以酒失過丞相丞相今者與夫有隙嬰
強與俱酒酣蚡起為　坐皆避席伏已嬰為
壽獨故人避席余半膝席夫行酒至蚡蚡膝

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嬉笑曰将軍貴人也畢之蚡不肯行酒至臨汝侯灌賢賢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怒罵曰平生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有長者為壽廼欲効兒女曹呫囁耳語蚡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将軍仲孺独不為李将軍地乎夫曰今日斬頭穴匈何如程李蚡怒曰此吾驕灌人罪也籍福起按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順蚡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得棄市罪

以醉失儀

東方朔嘗醉入殿中小遺殿上劾大不敬免為庶人張安世為光禄勲郎有醉小便殿上

主事白行法安世曰何以知其非反水漿耶其掩人過如此

使酒難近

季布為河東守孝文時人言其賢者孝文召復有言其勇使酒難近至留邸一月見罷

醉歸廢事

陳遵日出醉歸曹事數廢西曹以故事適之侍曹詣寺舍白遵遵曰滿百乃相聞以故事有百適者斥

吐汚車茵

丙吉字少卿馭吏嗜酒嘗從吉出醉嘔丞相車上西曹主吏曰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復何所容西曹地但忍之此

不過汚丞相車茵耳

次公酒狂

平恩使許伯入第丞相御史將軍中二千石皆賀蓋寬饒不行許不請之乃往從西階上東鄉特坐許伯自酌曰蓋君後至寬饒曰無多酌我我洒酒狂丞相魏使笑曰次公醒而狂何必酒也坐者皆屬目卑之下酒酣樂作長信少府檀長卿起舞爲沐猴與狗鬬坐皆大笑寬饒不悅仰視屋而歎曰美哉然富貴元常忽則易人此如傳舍所悅多矣唯謹慎爲得又君候可不戒哉因起趨出刻奏長信少府以列卿而沐猴舞失礼不敬上欲罪少府許伯爲謝良火上迺解

裸袒而飲

孝靈末常侍張讓子奉為太醫令與人飲酒輙去衣露形為戲樂典論洛陽令郭珍家巨億每召客侍婢數十盛裝飾羅縠披之裸袒其中使進酒

以聖賢命召

魏太祖時禁酒人竊飲之故難言酒以白酒為聖人清酒為賢人

醉後欲殺

孫權既為吳主歡宴之末自起行酒虞翻伏地佯醉不起權大怒手拔劍欲繫之劉基抱權諫翻由是得免權因勅自今酒後言殺皆不得殺也

強使多飲

戒飲

要語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酒古礼也奉祭祀會賓親製衣棄餌礼有不可缺者用之有時飲之有度豈可以為常而不知節哉礼經賓主百拜而酒三行者皆重其道而不容輕故耳豈令人浮沉於其中乎予家祖父處世養生惟務淡薄皆享年八九十上下予自幼年性喜恬退今又七十餘矣飲酒止一二盞纔夜即睡明早即起居常既罕病且康健亦自知節戒之功然也人生天地間貧賤多貴而富豈易得哉倘能戒夜飲順陰陽正寤寐保精氣使一身神識安寧百邪不侵安享天年豈不幸歟好生君子審而

察之

庾闡斷酒誡葢神明知惠人之所以灵也好惡情欲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涯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喪貞於是推金罍碎玉椀破兕觥捐觚瓚

魏王肅家誡夫酒所以行礼養性命歡樂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王所以避酒禍也凡為主人客使有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称父戒以辞之敬仲辞君而况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屬下生行酒隨其多少犯令行罰亦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皮日休酒箴皮子性嗜酒雖行止窮泰非酒不能適居襄陽之鹿門山以山稅之餘繼日而釀終年荒醉自戲曰醉士居襄陽之洞湖以舶艫載醇酎一甔往來湖上遇興將酌因自諧曰酒民於戲吾性至荒而耆於此其亦為聖哲之罪人也又自戲曰醉士自諧曰酒民將天地至廣不能容醉士酒民哉又何必厠絲竹之遊粉黛之座也襄陽元侯聞醉士酒民之稱訂皮子曰子耽飲之性於喧靜豈異耶皮子曰酒之道豈止於充口腹樂悲歡而已哉甚則化上為淫溺化下為凶酗是以聖人節之以酬酢諭之以

然尚有上為淫溺所化化為亡國下為凶酗所化化為殺　且不見前世之飲禍耶路酆舒

有五罪其一嗜酒為晋所殺慶封嗜內而耽飲
則国朝遷鄭伯窟室而耽酒終奔於駟氏之甲
欒高嗜酒而信內卒敗於陳鮑氏衛侯飲于籍
圃卒為大夫所惡嗚呼吾不賢者性實嗜酒尚
慎為酆舒之繆過以吾不為也又焉得俾宣為
靜乎俾靜為宣乎不為靜中淫溺乎不為酗禍
之波乎既淫溺酗禍作於心得不為慶封乎鄭
伯乎欒高乎衛侯乎蓋中性不能自節因箴以
自符箴曰酒之所樂樂其全真寧能我醉不醉
於人

古今事實

不以淫繼

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為正卿乱使為二正

飲桓公酒樂公曰以火繼之辭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不敢君子曰酒以成礼不斷以淫出以君成礼弗納於淫仁也

以廢業斷

那原舊能飲酒自行八九年酒不向口至陳留師韓子臨歸師友以原不飲酒陳仲弓范仲博盧子幹會米內送原原曰本能飲但以荒思廢業斷之今遠別可尽飲終日不醉

諫君戒酒

晋元帝頗以酒廢事王導以為言帝命酌觴覆之於此遂

亡親戒酒

陶侃每飲酒有定限常歡有餘而限已竭成

歡更少進侃僂帳良久曰年少曾有酒失亡親見納故不敢衜

醉輙自責

庾袞叔褒父在常賊褒以酒後每醉輙自責曰余廢先人之戒何以訓人乃於墓前自杖二十

臨戒別

諸葛樂與晉輅別戒以二言卿性樂酒雖温克然不可寧當節之卿有水鏡之才所見者妙禍如膏火可不慎持卿散才以游於雲漢之間不憂不富貴也輅言酒不可極才不可盡吾欲持酒以礼持才以愚何患之有邪

告新莫歆

刘玄明為山陰令告新尹傅翽曰作縣唯日
食一日飯真飲酒為第一策

覆瓿布爛

孔群性耆酒導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
覆瓿布日月久糜爛荅曰公不見肉糟更淹
堪久耶

忍斷杯中物

吳衍好飲酒後醉詬權貴遂戒飲阮宣命飲
衍曰近斷飲宣以　歐其背曰看看老癖癡
漢忍斷杯中物耶抑而飲之

因酒星

衛元規酒後忤　僕射以書謝曰自茲　因酒
星於天獄焚醉　於泰坑

說妻戒酒

劉伶嘗渴甚求酒於其妻妻捐酒毁器涕泣諫曰君酒太過　攝生之道必宜斷之伶曰善吾不能自禁惟　祝鬼神自誓耳便可具酒肉妻從來伶跪祝曰天生劉伶以酒為名一飲一石五斗解酲婦人之言其不可聽仍引酒御肉塊然復醉

欲言即飲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八年未肯去方日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中　先醉臥客懷中不能聽客語

帝戒其飲

石延年字曼卿真宗曰朕知卿有才久矣但聞卿好　酒恐醉不能了事延年曰臣非好飲酒盖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於臨事愈於不醉之人

友戒其飲

張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數日先生愛文忠之　慮其以酒廢事生疾乃為詩示文忠曰聖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起謝之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嘗至醉

屈原獨醒

屈原曰衆人皆醉我獨醒

田蚡辞蒲

田蚡辞不能蒲觴灌夫怒

楊秉不惑

楊秉叔節三不惑酒色財

王肅家戒

夫酒所以行礼養性命歡衆也過則為患不可不慎是故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先生可以避酒禍也凡為主人飲客使酒色而已無使至醉若為人所強必退席長跪称父戒以辞之敬仲辞君而免於人乎為客又不得唱造酒史也若為人所属下坐行酒隨

其多少　令行罰亦有酒而已無使多也禍變

之興常於此作所宜深慎

庚闡斷酒戒

蓋神明智惠人之所以生也明智運於常涯

好欲安於自然吾以知窮智之害性任欲之

喪真於是推金寶碎玉椀破兕觥損觚瓚

不能戒

古今事實

不見糟肉

孔羣性嗜酒導嘗戒之曰卿嘗飲不見酒家

覆瓿布日月久糜爛邪荅曰公不見糟肉淹

更堪久邪

以歐攀背

吴衍好飲後醉詬權貴遂戒飲阮宣命飲衍曰近斷飲宣以拳毆背曰看看老癖　漢思斷杯中物邪抑而飲之

客諫不聽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八年未肯去方行夜劇飲客欲諫止者城揣知其情強飲客客辭即自引滿客不得已與酬酢或醉仆席中或先醉卧客懷中不聽客語

盖以自釋

石延年字曼卿真宗曰朕知卿有才矣但聞卿好飲酒恐醉不了事延年曰臣非飲酒盖以自釋耳然臣雖醉其臨事愈於不醉之人

未嘗至醉

張文忠公喜酒飲量過人既登第通判濟州日飲醇酎往往至醉是時太夫人年已高頗憂之一日山東賈存道先生過濟文忠館之数日先生愛文忠之賢慮其以酒廢夲生疾乃為詩示文忠之賢君恩重龍頭選慈母年高鶴髮垂君寵母恩俱未報酒如成病悔何追文忠矍然而謝自是非親客不對酒終身未甞至醉

強飲

要語

孟子恶醉強飲而今惡死亡而楽不仁是猶恶醉而楽飲酔

自迎相如

卓王孫為具召臨邛令王吉又司馬長卿令既至日中司馬長卿謝病不能臨臨邛令不敢嘗食身自迎相如不得已而強往一坐盡傾

自迎蚡田

灌夫字仲孺嘗有服過丞相蚡蚡從容曰吾欲與仲孺過魏其候會仲孺有服夫曰將軍乃肯幸臨魏其候夫安敢以服為辭蚡許諾夫以語嬰嬰與夫夫人益市牛酒夜洒掃張具至日中蚡不來嬰未夫迺駕自往迎蚡蚡特前許戲夫殊無意往夫至門蚡尚卧也蚡悟謝曰吾醉忘與仲孺言迺駕往飲至夜極驩

而去

諸生強我

式為昌邑王師王以淫乱式繫獄以減死論

後除博士式徵来博士衣而不冠曰刑餘之

人何宜復充礼官既至令止舍中會諸大夫

共特酒肉労式皆注意高仰之博士江公世

為魯詩宗至江著孝經說必病式謂歌吹諸

生曰歌驪駒式曰聞之於師客歌驪駒主人

歌客毋容今曰請君為主人曰尚早未可也

江曰經何以言之式曰在曲礼江翁曰何狗

曲也式恥之陽醉過地式客罷讓諸生曰我

本不欲来諸生強勸我敬為孺子所辱遂謝

免歸

王導強畫

王敦字處仲王導字茂弘敦與導嘗造周顗顗使美人行客以客飲不盡輒殺之酒至導敦所敦固不肯持美人悲懼失色而敦然傲不視導素不能飲遂勉強盡觴導還歎曰處仲若當世心懷剛忍非令終也

逼桓温飲

謝奕嘗逼桓温飲温走入南康主曰君若无狂司馬我何由得相見奕遂携酒就廳事引温一兵帥共飲曰失一老兵亦何所怪温不知責出本傳

逼帝曜飲

孫浩每饗宴不竟日生席無能否率以七升

為限雖不悉入口皆澆灌取盡常曜素飲酒不過二升初見礼異時常裁減或密賜茶茗以當酒至於寵奉衰更見常強輒以為罪又於酒後使侍臣難折公卿以嘲弄侵剋發擿私短為歡笑吾志

迪簡強飲

唐李景略嘗宴撩佐行酒誤以醯進判官京兆任迪簡以景略性嚴恐行酒者獲罪強飲之也

溫公強飲

司馬溫公嘗曰昔與王介甫同為羣牧司判官包孝肅公為使時號清嚴一日群牧司牡丹盛開包公置酒嘗之公奉酒相勸光素不

飲酒亦温公介甫終席不飲包公不能彊也

光以此知其不屈聞見録

眞率

古今事實

野人生班

陶元亮雖嗜酒家貧不能常飲而况必飲美

酒乎其所與飲多田樵漁之 林間所

以奉身而悦口腹者盖略以出漁樵叢話

田父泥飲

杜甫結廬成都 花與田畯野老相狎蕩

田父泥飲

日晏漸罄

羊曼拜爲册陽尹客 早者並得佳設日晏

漸罄不復盃隨客早晩不問貴賤手固拜臨
海尹兢日皆美供雖晩至亦獲盛饌論以固
之豊華不如曼之眞率
過從不問
時范忠宣公純仁判留臺一時耆舊多在洛
與司馬公皆好客而家貧相約爲眞率會脫
粟飮酒數行過從不問一日洛中誇爲盛
事行狀
沽酒
要語
詩無酒　我
古今事實
沽酒不食

孔子沽酒市脯不食

初榷酒酤

漢武天漢二年初榷酒酤

開爐賣酒

王莽時魯匡言請法古令作酒開爐以賣

當壚滌器

司馬相如與卓文君臨邛賣酒舍文君當壚

相如與傭保雜作滌器

賣傭酒家

欒布賣傭於齊為酒家保

叱奴沽酒

劉寬嘗坐客遣蒼頭市酒迂久大醉而还客

不堪之駡曰畜產寬須臾遣人視奴疑必醉

自殺頸左右曰此人也罵言畜産辱執甚奇

故吾慎其死也

千文一斗

孝靈末百司湎酒酒千文一斗

欠人酒債

孫　慬之叔也嗜酒不治産業常醉屢欠酒

緡人皆笑之濟恬然自　謂人曰尋常行坐

處欠人酒債欲貨此緼袍償之

賒酒約还

吴潘　字文章性傳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

家至門輒言後債當还

杖頭掛錢

阮宣常步行以百錢挂杖頭至酒店便獨酣

暢雖當世富貴而不肯顧家無石之儲宴如也

醉鄰婦側

阮公隣家婦有美色當壚酤酒阮與王安豐常從婦飲酒既醉使眠婦側不疑之伺察終無他意

金貂換酒

阮為當侍以金貂換酒為有司所彈賀知章一見李白呼為謫仙人以金龜換酒與之共飲

悉送酒客

刘延之與淵明情欵延之為始安郡經過臨去留三萬錢與淵明淵明為送酒家稍宜取酒

唐陽城為諫議大夫每約二弟吾所俸入而可度食米幾得薪菜塩幾錢先具之餘悉送酒家無留也

過黄公壚

王戎為尚書令着公服過黄公壚謂後車客曰吾昔與嵇叔夜阮嗣宗酣暢於此壚自嵇阮亡以来便為時所羈紲今視此雖近邈若山河

受酒酤賣

後魏鄭羲為西兗州刺史多所受納政以賄成性又嗇恡人有礼餉者與盃酒臠肉西門受羊酒東門酤賣之

停車詣酒壚

齊謝幾卿性通脫為尚書左丞嘗預樂遊苑宴不得醉而還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命酒獨酌

馬周字賓王舍新豐逆旅主人不之顧周命酒一斗八升悠然獨酌衆異之

飲于市肆

仁宗在東宮魯簡肅公宗道為諭德一日真宗急召公將有所問使者乃門而公不在移時乃自仁和肆中飲歸中使遽入白乃與公約曰上恠公來遲當託何事以對公曰但以實告曰然則當得罪公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子之大罪中使嗟歎而去真宗果問使

者具如公對真宗問卿何故私入酒家公謝
曰臣家貧無器皿酒肆百物具備賓至如
歸適有鄉里親客自遠来遂與之飲然臣既
易服市人亦無識臣者仁宗　卿為宫臣恐
為御史所彈然自此奇公以為忠實可大用

貰酒

古今事實

折券弃責

漢高帝為泗上亭長好酒及色常從王媪武
負貰酒醉卧武負王媪見其常自龍怪之高
祖每酤留飲酒讐数倍及見怪歳竟此兩家
常折券弃責出本紀

貸𢘽償欠

孫濟權之族也皆酒不治產業常酣醺欠酒

緡人皆之濟恬然自謂人曰尋常行生處

欠人酒債欲貨此緼袍償之

債家至門

吳蕃璋字文章性慱蕩嗜酒居貧好賒酤債

家至門輙言從豪當还

罰飲

要語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

被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无俾太怠匪言

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三爵不職

矧敢多又

古今事實

揖遜而飲

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遜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揚觶而酌

智悼子卒未葬晉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鍾杜蕢入寢酌曰曠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而飲之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曩者尔心或開予是以不與尔言尔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奏樂所以自戒懼）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大也（言大臣喪重於疾日也）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師曲奏樂）尔飲調何也曰調也君之褻臣以

魯酒易趙厚酒故楚圍邯鄲出莊子

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尔飲

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以飲之也分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而揚觶公曰如我死則必无廢斯爵也遂謂之杜舉

浮以太白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太白文侯不盡公 不仁舉白浮也君

司正實爵

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驪役汝言勝而不吉夫尅國得妃吉孰大焉故罰汝

朱虛軍法

諸呂擅權用事朱虛侯章嘗入侍燕高后令為酒吏章曰臣將種請以軍法行酒諸呂有一人亡酒章追斬之還報左右皆大驚頃之目是諸呂憚之

笑受而飲

崔陽字重易李逢吉當國畏裴度傾相使京兆尹刘栖楚等十飲人悉力根却之雖雖度門下賓客皆有去就意他日度置酒延客栖楚曲意自解諫耳語咸疾其矯牽酒讓度曰丞相乃許所由官囁嚅耳語顧上罰爵度笑受而飲棲楚不自安趨出生上莫不壯之

觥其觩

兕觥其觩出詩

觵其不敬

觵其不敬者出周禮

公乘觴政

魏文候與大夫飲酒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太白文候不盡觴政不仁為舉出白浮君也說苑

送酒

要語何以贈之清酒百壺

古今事實

載酒問字

揚雄家貧嗜酒人希至其門時有好事者載酒肴問奇字

投醪飲河

昔者良将用兵人有饋一單醪者使投之於河令将士迎流而飲之夫單醪不能味一河水三軍思為之死非滋味及之也

半道送酒

江州刺史王弘欲識淵明而不能致淵明嘗往廬山弘命淵明故人龎通之賫酒具於半道栗里之間邀之淵明有脚疾使一門生二兒舁籃輿既至欣然便共飲酌俄頃弘至亦无迕也

餉酒易水

晋孔嚴祖父弈為全椒令明察過人時有遺其酒者始入門弈遥曰餉吾两甖酒其一何故非也檢視之果是水或問何以知 日

酒重水輕提酒者手有輕重之異故耳

求酒送溲

質在盱眙魏太武自廣陵还就質求酒質封溲便與之犬甚攻三旬不下乃去

嗜酒自娛

唐元德秀罷魯山令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為墻垣无僕妾歲飢或不覺嗜酒陶然彈琴自誤人以酒肴從之不問賢鄙為酣飲

詐稱飲酒

李泌以虛誕自任嘗對客曰令家人速洒掃今夜洪崖先生来有遺美酒會有客至乃曰

麻姑送酒來與君同傾未畢門者曰某侍郎取榼子泌命倒還略無怍色

獻酒

楚宣王會諸侯魯共公後至而酒薄宣王怒共公曰我周公之胤長於諸侯行天子禮樂勲在周室我送酒已失禮方責其薄無乃太其遂不辭而還宣王怒乃發兵與齊攻事相因亦是感應也一日魯趙俱獻酒於楚酒吏詰問肶笑曰張公喫酒李公醉者肶是也太中令作張公喫酒李公醉賦肶云事有何不測人當防未然何張公之飲也乃老一之醉為清河丈人方肆杯盤之樂隴西公子俄遭酩酊之衍守笑而釋之